

家在下王渡

□王玮

2017年9月12日的下王渡村,注定要記入浙江考古的史册。

去年10月,这块位于奉化东北三江(奉化江、剡江、东江)汇流之地的江口街道方桥行政村属下的自然村,作为宁波宁南物流开发区的一块热土,在被开发之际,由于发现了大量的古人类遗迹而被叫停。

它的发现,我们措手不及。按照常理,古人类的活动区域一般都选择在背山面水,依托丘陵、低山等高地。而此处地势底洼,时常发生洪涝灾害。这在浙江,还是极为罕见。

一群由年轻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组成的考古队进驻了下王渡村。他们每天挖土,观察土层和土层中包裹的各类杂物;在土墙上画不规则的文化带;小心铲挖发现的器物,审视器皿上的刻划符号,仔细琢磨研究……一则新闻终于面世:奉化下王渡发现5800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奉化最古老的先民聚居地。

我在第一时间,轻轻地走向此处遗址。眼前有两口井,制作考究,井壁用整张树皮围拢,我恍惚看到井中倒映着一个英俊的少年。我缓缓地拾阶而下,跟随那少年,走进了5800年前的生活圈。

少年的家乡好美,那里水网密布,江河环绕,芦苇丛生,禽鱼飞跃。这里是他们生活的田园,也是他们成长的乐园——他和小伙伴们,还有飞鸟、野鸡和梅花鹿,经常在这里追逐、打滚、嬉闹、玩乐。

他的家是木头搭建的圆形楼屋,屋顶盖着茅草——冬季来临的时候,

每家都把茅草割来,盖在屋顶上,再压上长长的木棍,用来挡风保暖。楼层底层圈养着猪和牛,他们每晚都是在猪、牛的哼哧声里沉沉睡去。他们一家席地而睡,地上铺着用苇条编织成的席子。苇条很容易被磨损,心灵手巧的妈妈改进苇席的编织方法,将苇条两根一组,横向和竖向交叉编成“人”字纹。这种方法很快在族里流传开来。妈妈带他们用石头磨成的纺轮纺棉线,再用棉线织布。

他的哥哥是打猎高手,把石头磨制成锋利的箭镞射杀猛兽。他们的肉食都是他和族里的壮汉们猎捕而来。猎物的毛皮是他们御寒的冬衣,吃剩的骨头还可以做成骨针、骨哨、骨刀、骨相等——家里的好多工具都是用骨头做成的。

他的姐姐爱美,经常会去拣一些漂亮的小石子,磨成珠子或圆环挂在胸前。每当部落里有重大活动时,还要戴上那对她最喜欢的白色耳环去参加祭祀。

他的弟弟、妹妹很淘气,天天缠着让他做玩具。他用哥哥磨制的石斧,砍削一段树根,花了好几天才做成一只陀螺,他们的笑脸随着陀螺的旋转而开心绽放。

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村庄上空升起了袅袅炊烟。他们用三足支撑的圆锅烧饭,有一天不小心,他把锅打破了,为此被妈妈揍了一顿,为了将功补过,他从附近的沼泽边挖了一些粘软的泥土,学隔壁大叔的样把泥土反复搓揉,大叔还教他一招,在泥土里面掺和一些碳沫和稻谷,这样烧成后不易裂开。他把泥土放在木制的转盘上,

随着木盘的转动拉升泥坯,泥坯干硬后再用火烧制。家里的一个圆锅就是他做的。记得当时,为了使锅增加一些美感,他用草绳沿着锅壁转动,把绳纹印在了上面,这发现令他十分高兴。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制作盘子、陶壶、碗、杯、盃等生活用具。族里的人都很艺术细胞,他们会在制作陶器的时候发挥想象,绘制图案,把飞禽、走兽的样子画在那些器具上,特别是陶足上刻满了曲线、圆形和三角形的符号。鸟儿是他们部族崇拜的对象,也是他们的信仰图腾,所以鸟的图形刻划得最多。

他们已经懂得怎样播种、收割稻谷。他们把收割后的谷子晒干,贮存在粮仓里。他们的食物种类丰富,有橡子、野粟,他们还学会了用野果酿酒。

村子中心有一口井,供他们几十户人饮用。有一年,井水突然混浊不堪。为了全村人的健康,族人在旁边又挖了一口。挖井是个大工程啊,村人都参加了劳动。为了保证水质清澈,族长派出最强壮的男人去附近砍伐大树,把树皮剥下来嵌在井壁上,既能防止泥土塌陷,又起到过滤的作用。

夏天,雨水丰沛时常发生涝灾,部落的人都会划独木舟出行。清晨他常一个人划着独木舟,挥动手里的木桨,一起一落,重复着一种节奏,看云霞渐渐被升起的太阳照亮,成为一种温暖的色彩,那些色彩倒映在水面上,他和小船也被涂上了颜色。

他们的生活自由快乐,只要爱劳动,吃饱穿暖不成问题。他们可以坐下来静看花开花落的从容,闲赏白云出岫的美丽。但他们也遭受雷、电、风暴的侵袭,饱受生老病死的无奈。他们天天祈祷万

物昌盛,祈祷神灵护佑,但人间的灾难如疾病、洪灾还是一次次降临……

“你在想什么?”一个声音,让我在时间深处醒来,我发现自己站在木桩前发呆。

此刻,我看到脚下这片土地到处有挖掘机、铲土机、打桩机在作业。还有那帮年轻的考古人员,顶着烈日在大地上一层层挖土,似乎想用双手掀开它的神秘面纱。我看到属于少年的东西在他们手里一件件出现:粗大结实的木桩是他哥哥从很远的地方砍伐做成的,外表印着绳纹的陶釜是他的作品,那个被少年打碎的圆锅此刻正在拼接中,刻着鸟纹的豆盘和磨得锃亮的玉环是他姐姐的最爱,远处方型的大土台是他们族人祭祀的场所……考古队员不知疲倦地挖掘着,把出土的东西一件件清洗、拼对、粘合、画图。少年生活的村庄经他们之手逐渐呈现出原来的模样,那个消亡已久的世界就这样完整而又残缺地出现了。不知不觉中泪水充盈了我的眼眶——少年的故乡真实地还原在我的眼前。

世事轮回,沧海桑田。这片土地曾经给了奉化先民生存的空间,赋予他们生命的意义,使他们创造了远古文明。

社会形态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传承和发展是永恒的话题。由于开发建设,在下王渡,古代先民与后人发生了一次无声的邂逅,通过考古唤醒了那些深埋地下的遗物以及遗物背后的故事。

这每一层的文化层,不仅仅是几十厘米的土层,更是长长的千年时光。人类的进化,每穿越一层,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时光越远,土层堆积得越高,而今,当我站在最顶层的土层,凝视着尘埃下的文化层,我只想说,那是我的故乡,我的根,我的先祖。

梦里桃花源

□虞燕

从半山腰俯瞰,瘦而薄的秋日阳光正轻盈地笼住绵延的绿,嫣然的红,还有,掩映于此的村庄。这座位于奉化金峨山西麓的村庄气质沉静,秀而不媚,清凄凄的金溪水系在她腰上的飘带,仿佛能听到潺潺声。往山下的村庄行,风吹得树叶簌簌响,鸟儿扑棱棱飞过,而后,又陷入风过林更幽的空灵。这一切让人恍惚,仿佛那梦了千年的桃花源就在此了。

金峨山形酷如展翅飞来的金鹅,传说是王母娘娘座下的金鹅大仙所化,古称“金鹅山”,于宋庆历年间改称“金峨山”,1961年,以山名村。这座具有典型江南特色的丘陵带山村定是沾了山的仙气吧,不然,怎会清丽若此?小桥流水,亭台隐隐,绿意葱茏,鸟语不绝,空气中永远飘着沁人心脾的植物芳香。但我记得朋友说过,曾经的金峨村“山穷水直地薄”,种粮没有保障,贫困程度可想而知。村庄环境更是脏乱不堪,苍蝇围着垃圾堆嗡嗡乱叫,村路狭小破烂,下雨天简直没地儿下脚。她说这番话是在几年前的暮春时节,我们正经过两侧俱是花和树的乡间小道,蓝天、绿树、碧水、黛瓦,美丽整洁的村落像一幅画卷在我面前铺展开来。那是我第一次来到金峨村。那会,金峨村已是远近闻名的花木名村了,也是宁波市市花茶花的种植基地。当年,金峨村的领头人经多方采集信息,四处请教,确认低山缓坡和酸性土壤虽不宜种粮,却是花木种植的宝地,于是,他带领村民叩开了花木市场的大门,从此走上致富之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浙江省绿化示范村等众多荣誉也接踵而至。我当时就跟朋友开玩笑,你家有多余的房子吗?我要赖在金峨村不走了。

身为金峨村人,朋友的自豪感是强烈的。早在今年初春,她就转了一条金峨村上榜浙江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的消息给我,微信的滴咚滴咚声如同她欢快的急于炫耀的心跳声。金峨村自有小家碧玉的韵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美了,尤其近一两年,美出了新境界。这是朋友陆续透给我的信息,我将它当作是金峨村召唤我的信号。我曾梦到过类似屋舍俨然,鸡犬相闻,抬眼处即有美池竹影这样的场景,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再去金峨村。但人就是这么充满了矛盾的生物,心向往超然世外的熙熙为乐,身却又被俗世的欲念拖住,一拖再拖,直至这个深秋。

越接近村庄,心里的欢喜和惊叹便越扩散开来,一层又一层。开阔的大水库边新建了古色古香的长廊,红柱灰瓦,与飞檐翘角的凉亭相依偎。水面上野鸭结队凫水,激起的小波纹像它们的喁喁私语。一座水墨画般灰色与白色相间的两层楼建筑在色彩斑斓的金峨村尤其惹眼,正兀自奇怪,定睛一看,上有“青蒿小筑”四个黑色大字,立刻明白了,这便是朋友曾提过的刚落成不久的民宿。整齐簇新的别墅群注定是金峨村不容忽视的亮点,从远到近,它都是我目光的聚焦点。屋前屋后,各色花木竞相妍,深秋似春华。而我的朋友就幸福地居住在安置于天然氧吧中的两层半小洋房里,她纤手一挥,走,我带你逛逛!我简直有点嫉妒她那毫不遮掩的骄傲。

进来时,我就注意到了那台摆放于村口的模样怪怪的机器,心想,应该是垃圾处理器的东西吧?一问之下,果然,那是一台价值20多万元的厨余垃圾处理器,是金峨村垃圾分类的“中枢”,可以利用真菌发酵的方式,将村民的厨余垃圾转化为田间的有机肥,这样,从垃圾回收处理到可以在村里完成。朋友说,金峨村从今年元旦始,推行了垃圾分类,负责回收的村民会对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检查,不合格的将发还户主重新分类。不过,经过大半年的推行,村民早已习惯,垃圾被退回重新分类的现象几乎没有了。我好奇,负责人是怎么知道哪些垃圾是哪户村民的呢?朋友揭示,原来,村中每户人家门前木栅栏中放着的蓝色小桶就是用来装厨余垃圾的,且每只桶上都标有门牌号。如此一来,谁是垃圾的主人自然极好分辨了。在保证村庄整洁美观的基础上,还能废物利用制造有机肥,这项举措不得不令我啧啧赞叹。正跟朋友说着话,两只山麻雀低低掠过,顽皮地划出两条弧线,惊得娇艳的茶花晃了好几下细腰。

拐个弯,“金溪农贸市场”六个金色大字赫然入眼,我又仔细读了一遍,真的是农贸市场。这个村中农贸市场以黑色为主色,简洁大气,一眼就能看到里面挂起的牌子,上书“干货类”“蔬果类”“海鲜类”“杂货类”等等,白底红字,各就各位。看来从此,金峨村人的菜篮子问题不用出村即可解决了。与农贸市场相邻的金峨村文化礼堂是座平平稳稳的两层楼建筑,浅灰与棕红的搭配让它看起来温暖而生动。傍晚的阳光正浅浅地投在礼堂透亮的玻璃窗上,一簇苍翠摇曳在窗里。农贸市场和大礼堂都是今年刚创建完成的民生工程,将它们挨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有精神与物质要齐头并进的喻意呢?

在村中随意逛着,时不时就能与一条洁净的小道相遇,或灰白色,或灰黑相间,或笔直,或弧形,它们会从任一方向邀请你走进去,走进两旁的绿草地,草地上高矮不一形状各异的苗木列着队地欢迎你。修剪过的龟甲青造型圆墩墩的,像一只乌龟,我将它拍了下来。朋友提到金峨村今年专门从日本请来园艺专家,专家负责对花卉苗木的创意造型、种植计划、销售方式等进行指导,为金峨花木走精品路线做好充分准备。而我正被墙面上手绘的“金峨十二景”吸引,山、水、湖、田、景,美如梦境。朋友的“看图解说”令我对这个美丽的村庄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金峨村早已打破一家一户的散种模式,在过去一年间,不但改造了山林的林相,科学地规划出了杜鹃谷、樱花园、茶花林、红梅苑……更是通过修建拓宽道路,加固改造水库景观,建立民宿等,让苗木经济衍生出更多新的经济业态,如,乡愁经济、养生经济、休闲经济……我不禁对金峨村的领头人暗生敬仰,他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果断选择“二次创业”,其魄力和远见可见一斑。

黄昏时分的金峨村有种别样的美,花木、水榭、垂柳、水塘、小桥、房屋,都被蒙上了一层轻纱,婉约得像一首诗词。人们三三两两散在村子里,孩童指着小野鸭嚷嚷,老人乐呵呵地跟于其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那篇著名古文里的一句很自然地从我心底冒了出来。

阅读大堰

□牧星

阅读大堰,一次两次是远远不够的
这用岁月和文化
书写的乡村典范韵,如此厚重

阅读大堰,不必非要等到春天
等那金灿灿的油菜花开
像海洋那样淹没你

阅读大堰,就从这个初冬出发吧
不论独自行走或是成群结队

阅读大堰,从阅读一朵云开始
雨后的远山氤氲在雾的梦幻世界里

阅读大堰,一线六村二十景
你可以在阳光下慢慢走慢慢看

阅读大堰,你不能错过湖边桥村的
3D油画,那只眯着眼睛打盹的小黄猫

阅读大堰,常照村的福星桥值得瞻仰
那是1983年的洪水也没能冲垮的百
岁奇迹

阅读大堰,千年的红豆杉苍老又年轻
它无声地叙述大地上发生的事情

阅读大堰,眼看后畝的缸瓦变废为宝
南瓜和老牛是导游小姑娘父亲的杰作

阅读大堰,聪明的你会发现耕读传家
是祖训

一门三进士美名扬四方

阅读大堰,我仿佛听到宁波工会第一
任主席

王鲲鹏烈士在和丰纱厂正义辞严的演讲

阅读大堰,红色之花遍地开放
长眠的巴人先生从此再也不会寂寞

阅读大堰,我喝着番薯烧
摩挲着《夜航船》,感叹时光飞逝如电

阅读大堰,我的眼里有了秋霜
遥望镶满乡愁的廊桥,一步三回头



寒威千里望
玉立雪山崇

秋冬摄

内疚

□唐海位

“师傅,等等我……”当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正从距公交停靠站50米外的地方匆匆赶来,乘上我驾驶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谢谢你,师傅,乘上末班车的感觉真好!”

是啊,这么多年来,每当我看到乘客抱着孩子在路边等车的情景,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情愫。从事客运工作多年的我,就因为20多年前的一件事,对抱着孩子的乘客,会给予特别的照顾。

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天上乌云密布,凛冽的寒风在耳边呼呼作响,公路两边的行道树被吹得纷纷弯下了腰。

我驾驶一辆客货两用的小汽车,送货后从当时的西坞镇返回位于尚桥下雷庙的奉化市职业技术学校途中(因为那时我与妻子在校内开了家杂食店)。汽车急急地行驶在偏僻的乡村公路上。天渐渐黑了下来。不一会儿,天上又下起了细雨。前面不远处便是一处叫“王家汇后门”的岔路口。向左弯再有3公里多便可到家了。我不由地加大了油门,心也似乎早早飞到了家中。

依稀中,我看到了前方那个三岔路口,有一位怀抱孩子的年轻妈妈,站在寒风中,正焦急地等着汽车的到来。雨水似乎打湿了她的脸

颊和头发,只见她努力将孩子的头紧紧地搂入自己的怀中。

那时乡下的交通十分不便,班车几乎不通,人们出行大多靠像我这种客货二用的小汽车。要在平时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候到车,可偏偏遇到这种鬼天气。

或许那位年轻妈妈已等了很久了。当她看到有汽车开来,顿时喜出望外,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抓着孩子的小手,使劲地向我招手示意停车。我松开了油门,汽车速度立刻缓了下来。

突然,一个念头跳入了我的脑海。听人说,这里的“王家汇后门”岔路口一带,曾经有几次歹徒出没,专门抢劫过往司机及行人。罢了,不管她们了,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念头刚落,就在汽车要在这对母子面前停下来的一瞬间,我重新加大了油门,汽车一溜烟便跑出了老远。

开出了几百米,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大声责怪自己:在这偏僻的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路口,这样恶劣的天气下,那对母子在夜色朦胧中,又未带雨伞候车,你忍心吗?那时普通人根本没有手机,更别说出租车什么了。错过了我这一辆车,今晚可能很难乘坐上汽车了。我想返回去带上她们,可又一想,我这辆车主要是给附近一家工厂运送产品,

偶尔做做客运生意,如果带上她们,说不定还得特地送她们到很远的家。

内心的犹豫及煎熬,又是那样的无以名状。两种想法在较量的同时,汽车一直在往前行驶着。

没过多少时辰,灯火辉煌的学校就在面前了。这时,雨下得更加大了,我仿佛看到了那位年轻的妈妈在汽车到来时那种喜悦的心情,以至后来汽车在她面前绝尘而过,眼中由希望变成失望而发出的怨恨目光。仿佛看到了她们被寒冷的雨水打湿衣衫,伫立在风雨中瑟瑟发抖的样子。“要是等在那儿的是你的妻子和孩子呢?”

就在汽车要开进校门的一瞬间,我一个急煞车,调转头,汽车重新驶入雨夜中。

一路上,我无边的自责和内疚。没有几分钟路程的时刻反而显得是多么的漫长。又到那熟悉的三叉路口了。借着汽车的灯光,只见有一辆过路的货车停在那儿,那对母子在司机的帮助下,正费力地坐上副驾驶室。此刻,我那颗始终悬着的心才得以稍稍放下。

到了家里,只见妻子已准备好了热腾腾的饭菜在等着我。一旁摇篮中,未满周岁的女儿睡得正香。望着窗外如注的大雨,我的内心犹如波浪翻滚,久久无法平静,和着雨水的眼眶也更加湿润了。眼前我的女儿,仿佛就是同龄的那位孩子的化身。我禁不住俯下身,吻了吻女儿胖嘟嘟的脸,在心里对那个孩子说了声:“对不起……”